

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

版法解

明法解

臣乘馬

問乘馬

管子集註



子卷第二十一



房



劉

續

補註

五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群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

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數

壞莫知築補甲兵弊彫莫之脩繕如是則守圉之備

毀矣遼遠之地謀遠慮之士脩百姓無圉敵之心故

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讓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辱祿覆軍敗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身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故不地而予之亦言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威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敗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群臣皆全其生而養生養

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不生然則不欲妻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人君唯毋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按易謂易金玉也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

者不為力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破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群徒比周則群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群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收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尽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精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破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舉則群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設於官群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毋聽諂諛飾過言之則敗矣以知其然也夫
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
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
節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
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
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
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

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
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
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
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
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則下
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
不私近親不孽踈遠不私近親不孽踈遠則無遺利
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
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管子卷十一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而威利日衰侵暴之也故曰三經既飾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其設法斷事以理

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則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 方冬無事

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

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弊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

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越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
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倂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
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越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
勸民六攻之欺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
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
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得免者
則斧越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
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越不足以畏衆祿
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

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

按此五字疑衍

不教順則

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
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
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爲君心必先
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
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
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

質

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恕而行也度
恕者度之於已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
財慎施報祭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審用力不可以苦
用財審則費用力苦則勞矣

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
故曰勞矣用財審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
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事復及衆勞而不得息則
必有靡弛墮壞之心故曰民不之令乃辱民苦殃令

君不為六者變更號令不為六者疑錯卒越不為
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
化令徃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
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以治天下天覆而
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
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
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
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

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
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正故曰參於日月
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
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
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
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
弟說父子愛施所施設四所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績按當作
悅衆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利有所并
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之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由行不脩則不能朝遠方之
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美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
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以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禮義彰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
遠在脩近

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
禍亂之所生生於怨怨各所生於非理是以明

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
討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懷之意如此則
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
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脩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
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壞
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與天下在乎同利

凡所謂與天下在乎同利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

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不與與利之此所謂
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
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
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
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
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
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

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嚴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一也亂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其賤進者不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辯而不相踰也一謂法國故明法曰所謂以

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群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王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群臣不敢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也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

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受爵祿而避害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病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于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于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

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眾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敵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闕而不得

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

通謂之塞情求不上通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

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

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滯意於法之外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群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

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
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
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
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
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
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
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
臣並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

者所以禁過而外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
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
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
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
天下服聽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
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
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
錯政不二門

管子卷十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賞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詭譎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管子卷十一
尺寸尋文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文之教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言官亂主則不然听言而不察不督其實故群臣以虛言進

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汗之吏在庭如此則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交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奢進能則臣離上而不比周矣以黨幸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尽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汗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

此則慙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
曰官之失其治者是主以吝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
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
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吝以避刑罰而
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述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
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
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
之如此則群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

以相為慝是故忘主私佞以進其譽

按佞同交
後放此

主無術數則群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
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
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名法
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
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

姦臣固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
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
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
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
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
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
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
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侵欺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

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
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
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
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
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
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
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
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尽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也工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尽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群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

而不任國也

經作家與家務於相益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佞而不以官務為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佞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官○按經作故夫其能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

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有功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听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

之所以為功者也奉立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
暴寡萬民驩及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
也臣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禮義以道其主主無邪辟
之行蔽欺之惡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
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
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
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
行不合於法則止功賞不克其言則誅故

古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
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因廢
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賊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
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
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群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
也毀無罪不能退也故明法曰善者不能進而詐者
不能退也

制群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

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听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事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臣按經作君明別則易治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効其智能進其長技故知者効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効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匡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二農之量壞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自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

凍釋陰凍釋而稅稷百日不稅稷故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耳也本○按陽凍地上也陰凍釋地下也稅同稅別

時不稅矣是稅種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若

在二十五日之內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

地也起一人之繇萬畝不率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

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

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

君之繇藉而無止民食十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

衛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計以衆也

之暴謂之內戰相公曰羊也彼

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豐興則士輕祿民

簡實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於歸於上女勤

於織微而功歸於府者後作緝績微織非怨民心傷

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相公曰為之柰何

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相公曰何謂筴乘馬

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子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

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其

夫曰葵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

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
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
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
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脩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
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
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闔皆在上無求於
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

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
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
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
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
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三分十
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脩宮
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脩宮室臺榭非
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
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功室臺榭民失其

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三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
無糧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
律度焉則民被刑辱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
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
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貴則持流
而止矣相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
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
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之此齊力而功地也筴相負
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

筴流已相公曰乘馬之數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
財物皆立其貴財物之貴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相
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
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柰何管子對曰郡縣
上腹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按同上之下
間中筴也下
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藉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
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寒章四時守諸開闢
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方則廢方行

問乘

馬

第七十亡

管子輕重三

管子

卷二十一

